

國學基本叢書

大唐西域記

玄奘著



劉智真

一九六二年
購于
杭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記域西唐大

著 樊 玄



行發館書印務商



大唐西域記

目次

卷一 三十四國

阿着尼國——屈支國——跋祿迦國——笈赤建國——赭時國——怖捍國——宰塔利
瑟那國——颯秣建國——弭秣賀國——劫布坦那國——屈霜你迦國——喝捍國——
捕喝國——伐地國——貨利習彌伽國——羯霜那國——咀蜜國——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愉漫國——鞠和衍那國——鑊沙國——珂咄羅國——拘謎陀國——縛
伽浪國——紇露悉泥健國——忽懷國——縛喝國——銳秣陀國——胡寔健國——咀
刺健國——揭職國——梵衍那國——迦畢試國

卷二 三國

濫波國——那揭羅曷國——健馱羅國

卷三 八國

大唐西域記 目次

一

三七



烏仗那國——鉢露羅國——呬又始羅國——僧阿補羅國——烏剌尸國——迦溼彌羅國——半笈跋國——曷羅闍補羅國

卷四 十五國……………五

磔迦國——至那僕底國——闍爛達羅國——屈露多國——設多闍盧國——波理夜咀羅國——秣菟羅國——薩他泥溼伐羅國——宰祿勤那國——秣底補羅國——雙羅吸摩補羅國——瞿毘霜那國——至醯掣咀羅國——毘羅刪拏國——劫比他國

卷五 六國……………六

羯若鞠闍國——阿踰陀國——阿耶穆佉國——鉢邏耶伽國——憍賞彌國——鞞索迦國

卷六 四國……………七

室羅伐悉底國——劫比羅伐窣堵國——藍摩國——拘尸那揭羅國

卷七 五國……………九

婆羅痾斯國——戰主國——吠舍釐國——弗栗特國——尼波羅國

730.6
4928
23

卷八 摩揭陀國上……………一〇五

卷九 摩揭陀國下……………一二五

卷十 十七國……………一四一

伊爛拏鉢伐多國——瞻波國——羯朱唄祇羅國——奔那伐潭那國——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耽摩栗底國——羯羅拏蘇伐刺那國——烏荼國——恭御陀國——
羯餞伽國——憍薩羅國——案達羅國——馱那羯磔迦國——珠利邪國——達羅毘荼
國——林羅矩吒國

卷十一 二十二國……………一五七

僧伽羅國——恭建那補羅國——摩訶刺佉國——跋祿羯咭發國——摩臘婆國——阿
吒釐國——契吒國——伐臘毘國——阿難陀補羅國——蘇刺佉國——瞿折羅國——
郎闍衍那國——榔枳陀國——摩醯溼伐羅補羅國——信度國——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阿點髮翅羅國——狼揭羅國——波刺斯國——臂多勢羅國——阿耨茶
國——伐刺拏國



1351524

卷十二 二十二國……………一七三

- 漕矩吒國——弗栗特薩儻那國——安咀羅縛國——闍悉多國——活國——普健國——
—阿利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呬摩咀羅國——鉢鐸創
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達摩悉鐵帝國——尸棄尼國——商彌國——劫
盤陀國——烏鍛國——佉沙國——斫句迦國——瞿薩旦那國



大唐西域記

卷一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跋祿迦國

赭時國

宰蘇沒反·塔利瑟那國

弭秣賀國

屈霜去聲·你迦國

捕喝國

貨利習彌伽國

咀蜜國

忽露摩國

鞠和衍那國

大唐西域記 卷一

屈支國

斃奴故反·赤建國

怖數發反·捍國

颯秣建國

劫布咀那國

喝捍國

伐地國

羯霜去聲·那國

赤鄂衍那國

榆色俱切·漫國

鑊沙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切·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懷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迷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卽敍。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紀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隴三舍。生之儔。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敍。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婆娑世界。又曰婆訶世界。皆訛。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月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廬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謬略。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絕壤殊風。土著之

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敘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 製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菹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泊乎成立。藝殫墳索。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續照慈慧。鏡真荃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鷲鷲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柂玄津。俯四章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旣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曜靈臺。子雲肇祝。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纒攜。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迺於轅轅之地。先摧鑠腹之誇。并絡之鄉。遽表浮楛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玄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摠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

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荃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錦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灑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陌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鑄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雖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瞻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網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種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日月之所回薄。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鷓。南瞻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剌浮洲。鷓也。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鷓。北拘盧洲。舊曰瞿單越。又曰鳩樓。鷓。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惟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卽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或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卽以爲號。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特達池。鷓。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餘里。金銀琉璃。頗抵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甌巨升反。伽河。舊曰恆河。又曰恆伽。鷓也。繞池一市。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鷓。繞池一市。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葛河。舊曰博叉河。鷓。繞池一市。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鷓。繞池一市。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卽徙多河。

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溼宜象。西寶主乃臨海多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髻。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廡。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聞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譌。方言語謬。音譌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言地多暑溼。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乎。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務而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

耆尼國 舊曰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衆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葡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氍毹。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卽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稷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氍。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匱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卽本文矣。尙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懼難取。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卽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構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怛

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每遇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書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竝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開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回駕之日。乃可開發。卽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嬖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權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卽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集。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始畢。又曰蓋畢。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毼。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

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漁。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葡萄。林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毼。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三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毼。衣皮氈。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繪彩絡頰。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麤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鑲。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其居。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咀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蒼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斂奴故反。亦建國。斂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花果繁盛。多葡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

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筴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筴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數廢反。捍國。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會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罕塔利瑟那國。罕塔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淪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成。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蒼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彥勇。鄰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咀那國。唐言曹國。劫布咀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去聲。你迦國。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

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唐言。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南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

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

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

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

國。譌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戾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

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會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

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

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恒怯。容貌鄙陋。粗知信

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

廣。率利多衣氈。少服氈。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咀蜜國。

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宰堵波所謂浮圖也。又曰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餘。又曰數斗波。皆鷓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鑿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朔俱反。漫國。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其閉反。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啞大利反。摩咀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普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闍悉多國安咀邏縛國事在回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泥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懷國

忽懷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

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

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惟此伽藍美業不替其

佛像則營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鑿可恃冥加

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

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寤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咎徵

馳請衆僧方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歿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

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帶帶迎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

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塋塗衆寶廟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

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

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

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趣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

勢蜜世尊爲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旣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伽梨。譯。方氎布。下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卻崎。舊曰僧祇支。譯。又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實健國。

胡實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咀刺健國。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含凍。積雪彌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殺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觀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氎。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觀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

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鑰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於此設無遮大會。自上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爲所務矣。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餘。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譯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恆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嫚。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利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竝多習學大乘法教。宰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

灰連絡。燭燄以爲冠。蓋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竝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治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旣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於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壤。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還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怛之所建也。功旣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且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還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爾守。宜先白王。曷邏怛。還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

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尙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鬻蘇立反。蔽多伐刺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鬻蘇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孫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

吒國土句反。下同。那咽羅山。髣髴相望。便卽崩墜。聞諸土俗曰。初穆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

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寶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穆那咽羅山。每歲

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孫山增高。旣已。尋卽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

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竝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繩牀之下。攀緣潛隱。而阿羅漢

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

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卽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

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諭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

從。誨謝。旣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

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

卽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僧

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卽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

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

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卽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植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卽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惟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濟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韃椎。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昇高雲際。縈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齟齬。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士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卽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卽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卽植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也。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序
第三百三行闕張燕公名。今補。第三百十四行拜字譌。未詳。第五頁九行末贅句。今刪。第八頁十

音釋

菴 俗書弋芮切。草生狀。

撫 正作拓。之石切。拾也。

駁 北夷切。獸如馬。偕牙。食虎豹。紇下沒切。絲下。

駝 稱正。

悞 俗書虛帝切。悞候多惡。

悞 去王切。怯也。

轆 胡慣切。車裂人。

糾 糾同居勣切。三合繩。

隄 俗書本作隄。他兮切。

唯 才宵切。鬻也。

眇 陰俗。

鏐 與涉切。鏐鏐互訓。

躡 正作舄。昌沈切。對臥也。

毳 此芮切。獸細毛。

懶 俗書音職。又俗懶。莫江切。懶愚也。

湔 俗書許及切。水流貌。又爲立切。愈也。

咽 虛器切。謂息也。

曹木空切。目不明。

滙俗書滿鑑奴。兮二切。嬰塗也。

鈔俗書尺沼切。糗也。

崎俗書去奇切。崎嶇山路不平也。本作啟隔。

礲口交切。礲石也。

确殼同胡角切。礲石也。俗作確。

鑰俗書他侯切。石似金。

燭徒谷切。讀觸非。

鑿俗書似立切。鑿響大雨也。

狻本作獮。女交切。獲謬也。

糲俗書仕于切。糲糲。

癩本作癩。徒到切。溥覆照也。

璠附袁切。美玉。

鞞井頂切。刀室。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回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溼。北乃山阜隱軫。丘陵洶瀟。東則川野沃潤。疇隴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礪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輪圍那。又曰田延。皆譌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曰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蝨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卽歸空。故曰極微也。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呬刹那。六十

咀利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頽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頽溼縛庫闍月。迦刺底迦月。未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窣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若夫邑里閭閻。方域廣峙。街衢巷陌。曲徑槃紆。閭閻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溼。城多疊甃。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甌壘。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甃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

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謂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栱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蹈以寶几。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擔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髻。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僑奢邪衣。及氈布等。僑奢邪者。野蠶絲也。葛摩衣。麻之類也。頰鳩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縞衣。織野獸毛。細軟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燭髓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髻。或蓬鬢堆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恆。沙門法服。惟有三衣。及僧卻崎。泥縛些。桑箇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大小。僧卻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鷓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盤僧。鷓也。既無帶襷。其將服也。集衣爲齋束。帶以條。齋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惟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酒。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弦歌。祭祀拜詞。沐浴盥酒。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

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競欲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茶。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袞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袞。研覈真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譌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及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獻。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諍論良殊。隨其衆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摧微言。抑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取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卽面塗赭堊。身盆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人智樂道。家勤志學。出家

歸俗從其所好。羅咎犯罪。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鷲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舍。舊曰毗舍。鷲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戌陀羅。舊曰首陀。鷲也。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惟刹帝利。篡弑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盾弓矢。刀劍鉞斧。戈及長稍。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尙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三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羶羊。剖其右脾。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

神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惟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詞受命。褒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詞。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惟加善願。不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惟一週。或復三。而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沈疴。生崖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稀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殯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實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歛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宿衛。量事招募。縣愼待入。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

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引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核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棹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溼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啖食亦稀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麪常所膳也魚羊麀鹿時薦肴載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羣例無味啖啖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稀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利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飭莫知多器坯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鑰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珍奇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稔稻多甘蔗林樹雖多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竝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少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縣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城東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競。或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曠嚴麗。今既無齒。惟餘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原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實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在日中。印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華。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階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蹊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觀。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尙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華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卽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

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恆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有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眞宗。說蘊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灑澆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激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絨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徹。瞰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絨封而置。如來僧伽氍毹。裝細氈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鏤。梅檀爲筭。寶筭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竝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搗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卽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

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日乾陀衛。譌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恒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鑿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常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植。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復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

堵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卽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迄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卽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持憤怒何及慙懼旣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華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陞南鑊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跏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組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厠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大窣堵波石陞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尙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值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

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僊聖賢或見旋繞此窣

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尙未成功。大率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圯毀。尙曰奇工。僧徒減少。竝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尙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溼縛唐言。尊者室。久已傾頓。尙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涼。徒知飽食。時協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爾之後。惟日不足。經行宴座。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號協尊者。

協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摩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曷利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邏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使臣詣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旣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卽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

劣專精遵奉。暨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竝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詞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鑒者。恥見衆辱。齟齬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合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恨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於是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卽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古先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實多。卽伐蘇蜜咀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鷓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毘達磨論。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卽達磨咀邏多唐言法教。舊曰達磨多羅。鷓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卽斯勝地。千生捨眼。自此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猶尙崇高。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自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曠摩菩薩。鷓。

也。恭行鞠養侍育父母於此采果遇王畋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徒竝小乘學昔伊溼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竝大乘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也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鷲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竝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僊人之所居也僊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竝學大乘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僊人所居之處僊人爲媼女誘亂退失神通媼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形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僊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

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僊。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僊。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僊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撰摭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主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邇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僊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溼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稱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適爾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僊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卽是彼僊。猶以強識。翫習世典。惟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尙乘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詞。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瀕。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摩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竝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溼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竝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縣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

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信。歎羨久之。具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回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園也。舊曰烏孫場。或曰烏茶。皆鷓。北印度境也。



八國

烏仗那國

咀又始羅國

烏刺尸國

半笈奴故反·蹉國

鉢露羅國

僧訶補羅國

迦溼彌羅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切。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來蘇槃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竝學大乘。寂定爲業。喜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耆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耆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窣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僊。於此爲羯利王。唐言闍野。云哥利。論。割截肢體。耆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卽蘇槃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菟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蓄餘糧。居人衆庶。感恩。

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殞祇含怒，願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地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遐邇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宛焉如鏤。

瞿揭藍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華異果，被潤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爲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譌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瞿揭藍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達王。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既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回爲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王。唐言與舊曰尸毗王。略也。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閣川。至薩哀殺地。唐言蛇藥。僧伽

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饑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瘡飢瘵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啖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閣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喙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

普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顛仆。因而自斃。遂變爲石。卽於其側。起窣堵波。

普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唐言赤。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叉。舊曰夜叉。鷓也。

普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華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嚩盧枳低溼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

上·分文散音。卽阿彌盧積多。譯曰觀。伊邊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譌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自分飛。其一釋種。旣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旣以馴狎。因卽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附。遂款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爾家何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惟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旣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卽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氈。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氈。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

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氈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仗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卽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旣沒其子嗣位是爲嗚咄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開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且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躡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

普揭蓋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棧蹠墜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卽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

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鑿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譌。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觀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曰兜術陀。譌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

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惟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湫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又始羅國。北印度境。

咀。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溼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竝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咀。邏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咀。邏樹苾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窰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窰塔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窰塔波。責躬

禮懺見其庭宇有諸蠶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嬌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間隙。從容言曰。夫坦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惟恐失墜。忝負先王。坦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挾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尙未可依。今宜重請。而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挾去其眼。眼旣失明。乞匄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廡。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篳篥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篳篥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廡。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愛子喪明。猶不

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唐音妙

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惟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

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瀝淚。說法旣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酒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洒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尙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南不遠。有窄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窄塔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盪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流。四色蓮華。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窄塔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爲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惟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

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菟。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窠塔。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啖之。於是乎獸乃啖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窠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窠塔。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而窠塔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竝學大乘法教。華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窠塔。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宜稼穡。少華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窠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竝皆習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溼彌羅國。舊曰闍寶。訛也。北印度境。

迦溼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氍毹。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衰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窠塔。波竝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

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鱗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恆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槃。唐言大天。闍達多智。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達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苑伽河。欲沈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駄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

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幅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容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是尙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尙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溼。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協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儂之所遊止。衆議斯在。令曰允諾。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爾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沈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澆睡。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於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卽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答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譌也。釋素咀纒藏。舊曰修多羅藏。譌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藏。譌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鑠。鑠寫論文。

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覩貨邏國。咽摩咀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先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舉。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齋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懼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虛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典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旣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旣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嗣。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旣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旣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

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龍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惟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竝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窠塔波，大阿羅漢舍利竝在野獸山，獲采華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摩畫，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窠塔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衆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廩，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終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

欲然其所食。餘習尙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卽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燄。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笈奴故反。蹉國。北印度境。

半笈蹉國。周一千餘里。山川多崎嶇狹。穀稼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竝多荒圯。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實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笈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麤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波水。行七百餘里。至磤迦國。北印度境。

卷四

十五國

磔迦國

闍爛達羅國

設多圖盧國

秣菟羅國

宰祿勤那國

槃羅吸摩補羅國

聖醯掣咀羅國

劫比他國

至那僕底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波理夜咀羅國

薩他泥溼伐羅國

秣底補羅國

瞿毘霜那國

毘羅刪拏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金銀鑰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颭。風俗暴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僑奢邪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賤。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卽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

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達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詞論清雅。言談瞻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令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竝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子遺。斥。當用黜。後同。

摩揭陀國。鑿羅阿迭多王。唐言幻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守其扈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幻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詞。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之虜。墮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尙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以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

愛當終爾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姊以稱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溼彌羅國。迦溼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唯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詞。於是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殞落。殞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西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至闕一字。今補。

全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表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闍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髮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竝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稗稻。林樹枝疎。華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竝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

責罰聖迹之所。竝皆旌建。或窄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徧。從此東北。踰峽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華果茂盛。卉木滋榮。旣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羸弊。旣瘦且羸。性剛猛。尙義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遷人所止。國中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波訶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兩疑餘誤。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涼。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華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尙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珠珍裝衣。並疑倒。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

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尙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宰堵波。竝無愛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略也。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滿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宰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波毘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宰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簍。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簍。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澗池傍。有宰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衆。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蹟。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竝建宰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竝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溼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溼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于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齋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於今時。遺骸遍野。時旣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窰祿勤那國。中印度境。

率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菟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尙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溼。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尙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榷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誣誤焉。信受衰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菟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卻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尙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袈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華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尙學藝。深閑呪

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刺。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異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典論。單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爲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憊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卽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時。當作得。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竝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澤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詞義善巧。理致精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

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嚳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期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詞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詞適畢。奄爾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詞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詞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詞。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旣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死期。期藏作其。今正。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盡所知。當制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

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空堵波也。當作地。○友字疑誤。

國西北境。殍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鑰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殍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殍伽水爲浦。五印度人。謂之殍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寡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鑰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衰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咄邏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多。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宿字。疑粟誤。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圍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中印度境。

聖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實。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十七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聖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竝皆習學大乘教法。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堂。爲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

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華。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甃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形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州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也。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爲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恆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也。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耶穆佉國

橋賞彌國

阿踰陀國

鉢邏耶伽國

鞞索山格反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菟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華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褒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唐言花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儀贍部。聲震鄰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僊人。居菟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僊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號大樹僊人。僊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畀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華宮。欲事禮請。王聞僊至。躬迎慰曰。大僊棲情物外。何能輕舉。僊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詞。計無所出。謂僊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僊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僊威。憂愁毀悴。其幼穉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僊人。幸願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僊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穉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僊處。謝僊人曰。大僊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穉女。以供灑埽。僊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惟此幼穉。願充給使。僊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作光增。兄字曷邏閣。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鬻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歸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薄。今者旃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詞。卽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願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

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感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鄰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勦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旃伽河側建立數千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竝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羣有惟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命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遠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卽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而不對詞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惟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未唄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

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邪。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舞。羣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歛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冗。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曰。王曰。盛矣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時戒曰。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衆。在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日也。從初一日。以珍珠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幟。戒曰。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曰。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邪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惟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榷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回駕行宮。如是曰。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

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燄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卽奮身。跳履門闢。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觀異。重增祇懼。已而顏色不動。詞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兼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惟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卻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旣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

城西北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宰堵波。說法宰堵波。南臨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

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實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華。華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輓室。其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鉛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輓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鉛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鑄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然。竝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弦歌。不捨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華林清池。互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竝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尙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華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

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盤豆。譯曰天親。鷓鴣。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爲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殤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毘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爲大衆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回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僊。乘虛下降。卽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纒周。卽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

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輒宰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卽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眞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且詣無著。證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竝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宰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婆。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那伽國。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

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法。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詞。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誠衷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闍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僊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惟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褒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垲。細沙彌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

寶莊嚴。卽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
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旣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
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旣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
嘗不踰旬。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
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猿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
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卽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
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
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橋賞彌國。舊曰拘談彌國。謠
也。中印度境。

橋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種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實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縣石蓋。卽隨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謠也。之
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卽
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仍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
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旃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邪。

開導末世實此爲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舊云羅師羅鷓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軛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惟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殤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惟餘其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衰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爲袞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擢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卒在幼穉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

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乃穉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卽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詞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邪，爲亂詞而誦邪。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詞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斬是悔，卽爲說法，心信意悟。王捨裘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尙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十八里，至鞞索山格反，迦國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袈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

國，舊曰舍衛國，鷓也。中印度境。

卷六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率塔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尙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特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諱略。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率塔波。昔勝軍王爲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率塔波。是佛姨母鉢邏閣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閣波提。諱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率塔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諱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率塔波。是鴛。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諱也。捨裘之處。鴛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爲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爲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卽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非。因卽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息。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諱也。是給孤獨園。勝

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竝無愛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惟餘故基獨一甌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卽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卽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卽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爲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窰堵波是如來洒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洒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窰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惟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窄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竝樹旌表。建窄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爲聽法。衆所知己。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姪旣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滅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卽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諭。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阬。瞿伽梨。芘芘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南。八百餘步。有大深阬。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孟。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表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孟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孟。示彼女曰。是汝兒邪。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阬。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阬。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擢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曰毗流羅王。爲也。與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樹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廕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回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罽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阬窞。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毘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毘盧擇迦王。卻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燄熾颺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竝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竝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譌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邪。唐言大衛。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嗚咀羅頰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僊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之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正覺。是時阿私多僊。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僊。今日降顧。僊曰。我在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僊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卽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害此象邪。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士俗相傳。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回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

日光回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迦王。旣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竝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聘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產子男。是爲毘盧擇迦王。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卽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前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便卽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咀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卻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香華。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惟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稱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換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怙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二行人。三行漬。道今正。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酒。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脅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氍衣。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尙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

今變爲水。其流向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靛窣塔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紀·作圮非·今正。

窣塔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塔波。野象羣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塔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之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塔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踴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塔波。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華。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窣塔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爲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旣離羣。重伸誠願。欸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采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鄰國諸王。聞而雅尙。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智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

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闍鐸迦。舊曰軍匿。鷓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諭。感悟而還。

回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尙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尙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淨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鷓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闍茲字。今稱。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

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輒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門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準陀。舊曰純陀。鷲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

四里。渡阿特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額擊伐底河。譯曰有金河。

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檉。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尙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燄颺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慙。鼓溜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

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賦謬作狀。今正。

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謬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謬略也。能盡知邪。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邪。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詞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蹇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爲燈炬。金剛躡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歎歎悲慟。時阿泥埵盧骨反。陀。舊曰阿那律。謬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未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般那。

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華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旛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纓身一最覆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惟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邪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輿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詞以求既不

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鄰龍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宰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且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卽置鉢。沈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邪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卽去。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滿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邪。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埽。像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痾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屬也。中印度境。

五國

婆羅痾 女豔反 斯國

吠舍釐 力支反 國

尼波羅國

戰主國

弗栗特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菀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闔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蒼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置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竝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懷懷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爲基。陛輒作層龕。龕而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慙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咀麗邪。唐言慧。卽姓也。舊曰彌勒。譯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

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爲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像也。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鑿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實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竝有龍止。其水旣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灑此

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剝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振牙而授焉。

振牙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宰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雖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邪。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宰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旣無層甍。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晝曰悉達多。鷲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

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四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談。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獗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是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切怛耳。菩薩落尼。運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惟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澗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

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僊駕閱圖考古更求僊術其方曰夫神僊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僊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僊所執銛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王諸僊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旣得僊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視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備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尙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僊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曠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烟燄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願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泊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願衰老惟此穉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

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特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猿於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惟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猿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猿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猿競馳。銜草曳木。旣已蘊崇。猛獸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窳堵波。

從此順流。伽河。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流。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表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竝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之。大城西。北伽藍中。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爲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巖然。靈鑿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

徒蕭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相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觀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願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卽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旣爲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苑伽河至摩訶婆羅邑竝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歿伽河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窰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尙有僧徒竝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窰塔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

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並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鷓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褒正難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毘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惟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即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毘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鷓略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甃，傳云積石，卽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

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湼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邪。爪土多邪。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卻後三月。吾當湼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湼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湼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灑清流。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惟腳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他僊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僊見已。心甚奇之。令其繞廬。方可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敗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殍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是時鹿足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思惟。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釋兵。歸宗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遺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卽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旣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可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咕昌藥反。婆子舊曰離車子。鷓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諭。卽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邪舍陀。住憍羅羅國。長老三善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邪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善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尙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奈邪。阿責制止。剷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溼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竝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跡之處。

溼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宛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窰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於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兄弟也。多聞總持。懷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爲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宛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卽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卽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特國。北人謂三伐特國。北印度境。弗栗特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實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尙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窣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特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灘。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尙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俱卽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夢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共命鳥。

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誑。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衰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鶩輸伐摩。唐言光曹。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揭提。皆譌也。中印度境。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竝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梵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尙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譌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子求聘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采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弦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竝僮從盈路。袪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馳驅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

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譯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譯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惟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惟故宮北。臨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鋸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華。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親。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墮壘。廢獄寬刑。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惟餘覆鉢之勢。寶爲之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中。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

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戮力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冀此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成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左右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願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建都。君臨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恆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卽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卽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詞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

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靡醢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竊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澗澄鑒。鄰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灌。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窰塔波。崇基已陷。餘址尙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窰塔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窰塔波。已尙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窰塔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窰。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窰塔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

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屠勿反。吒阿濫摩。唐言羅圖。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也。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壞已久。基址尙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遭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惟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惟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置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惟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瘡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卽召典事。羹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願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韃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殞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韃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詞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韃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韃椎。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詞屈外道。不擊韃椎。日月

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詞易失。褒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卽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毬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苟有相舍。遂宿毬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毬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縣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義。各曜詞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決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毬椎。宰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詞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溼縛。窠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詞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卽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

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詞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惟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鑿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詞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詞。疾褻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道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毘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屢止。僧徒千數。竝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墻垣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僊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擊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遠。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層隨讚

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竝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查婆者。祖僧法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鄰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徽。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查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查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查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查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彼婆羅門更賢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詞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查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卽命使臣。往摩查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

求談論。今已登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查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查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查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毆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查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查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查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查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查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嚮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惟願大王。以摩查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惟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於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查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鄰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惟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之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聞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翻。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

藍曰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宰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素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惟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違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起。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詞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潛。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邪城。城甚險固。少居人。惟婆羅門有千餘家。本僊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灌。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邪山。溪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邪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邪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謠也。泊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邪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惟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泊於今時。或有得見也。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開。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華池。西巖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墉垣內地。聖迹相鄰。或窣堵波。或復精舍。竝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坐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

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薩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洒。於是奏音樂。列香華。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衰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燄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觀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泊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惟見藥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摩王。唐言滿育。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惟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觀。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翳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疊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僊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壺。東面接爲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椽柱

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髮。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旣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竝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尙餘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惟右乳上塗瑩未周。旣不見人。方驗神鑿。衆咸悲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靈鑿。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旣觀慈顏。心不安忍。回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

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輓壁。心慚冥闇。又置明燈。輓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開心懼。舉身生飽。肌膚攞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旣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觀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月。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輓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邪。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微。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效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

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放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輓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鬢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溼。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志誠。稱其名字。遂卽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卽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失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卽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澆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澆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鄰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座。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卽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鄰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旣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卽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

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鈔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鈔。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鈔。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爲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捨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邪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燄。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鄰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

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見。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於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薩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惱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除。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廟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卽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華。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般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讒諂。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

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不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惟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兩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頰濕縛庚。閏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卷九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采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卽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見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廐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扈。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遂放之。其側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一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烟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禮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宮中親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爾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藍僊。宿承禮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敕誠既已。便卽閉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僊至已。捧而置座。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

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埽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鬱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嚶。臨池乃水族跳翻。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卽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啖諸羽族。入流食彼鱗介。發願旣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唐言躡足山。反。吒播陀山。唐言躡足山。亦謂寔虛播陀山。唐言躡足山。高

巒峭險。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崗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嶠。氣將天接。形與雲齊。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躡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爲諸衆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鷓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塞。又曰優婆夷。皆鷓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結集旣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槃取路。至西南岡。山峯險阻。崖徑槃薄。乃以錫杖。扣割之。如割山徑。旣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回互斜通。至於山頂。東北面出。旣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

山至伽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詞。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其有登山。翻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巘嶸嶸嶸。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或隱或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反。悉知林。唐言杖林。林竹修勁。被山彌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邪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利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詞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趣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惟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爲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爲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息。年百歲後。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著。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尙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沈痾宿疹。多有除差。其傍側有窰塔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窰塔波。昔如來兩三月。爲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毘娑羅王。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此。鑿崖爲室。餘址尙存。傳教門人。遺風猶在。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衆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梅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於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索洛。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蘇羅。皆譌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願壽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域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然後可入。勿得匆遽。惟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卽沐浴。既入池已。悅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毘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爲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國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徑。北關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

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窰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窰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溼婆特苾芻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法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苾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邪。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邪。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難用詮敘。惟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爲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院。榜建窰堵波。是室利種多唐言勝密。以火阬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崇信外道。深著袈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阬。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阬。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闢。火阬成池。清澗澄鑿。蓮華彌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爲說妙法。勝密聞已。講答歸依。

勝密火阬東北山城之曲。有窰堵波。是時縛迦大醫。書曰。書鑿。鑿也。於此爲佛。建設法堂。周其墻垣。種植

花果餘址。斃株尚有遺跡。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結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謂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毘娑羅王爲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誇谷陵巖。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窰堵波。一謂下乘。卽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卽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輓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爲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申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於今尙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窰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聞之士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竝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縣流。

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疹多差。溫泉左右諸窰塔波及精舍。基址鱗次。竝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恆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爲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卽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爲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邪。苾芻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離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惟願悲愍。勿復誦呪。苾芻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詞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苾芻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毘布羅山上有窰塔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窰塔波。是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卽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遙觀聖衆。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於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卽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甃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鷓略也。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尙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感。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卽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爲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

放光明。又觀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暗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苾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旣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鞮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鞮槌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侍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詞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旣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邪？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纜，蓋曰修多羅·碼也·藏。優波藍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毘奈邪，舊曰毗那邪·碼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毘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峯塔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

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愚智畢萃。復集素咀纜藏。毘奈邪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咽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婆羅王都。在上茆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鄰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婆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惟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加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譯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僧伽藍聞之者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曰。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爲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鞠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咀他揭多鞠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幻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衆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聞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快快。懷不自安。我昔爲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爲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爲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

窮諸剎剎。誠壯觀也。帝曰。王本伽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竝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人。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誠。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蹕。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竝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苾芻見佛處。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卽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旣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鬚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餘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藥地。因植根。氏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

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與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與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窄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鑰鈔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一十丈。而後成就。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輒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近國王大臣豪族。齋妙香花。持寶旛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言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窄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鑿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珊瑚。邪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窄堵波。頻毘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毘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募法染衣。前後翼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爲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

杖足踏空虛。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毘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毘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尙在。傍有宰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鑿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惟不如一人。爲作弟子。已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壤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瑠闍邪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卽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卽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後起已。而寂滅焉。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宰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

拘毘者。唐言德。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率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窠訶山。唐言帝釋窟也。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蕤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士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因陀羅勢羅窠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率堵波。謂巨娑。唐言雁。疑闕。未補伽藍。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雁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爲誠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率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窠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鷓。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衆。一宿說法。佛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恆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縲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鷓。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鷓伽藍。舍利五色而葬其下。迦布德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木鬱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

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華。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諭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實惟肖似。因建精舍。與諸供養。自後諸王。尙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殞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竝窮彫飾。東南不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卷十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羯朱嗚祇羅國

迦摩縷波國

耽摩栗底國

烏荼國

羯餒力憐反·伽國

案達羅國

珠利邪國

林羅矩吒國

瞻波國

奔那伐潭那國

三摩咀吒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恭御陀國

橋薩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達羅毘荼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路。宛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滋。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竝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都城下二句誤倒。當正。大城側臨宛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僊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尙遵遺則。在昔如來。

亦嘗居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唐言關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譯也。苾芻生處。昔此城

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泊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跡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好樂。遞相告語。轉相授受。不得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因命沒特伽羅子。往化導之。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而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毘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瑞。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最安。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絙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毘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腳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既而辭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諭聞而感悟。遂卽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邪。曰。知。若然者。以此爲諭。弦急則聲不合韻。弦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院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巒峯。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

蹟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窰塔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摺褥迦卽漢瓶也舊曰軍持譯略也蹟深寸餘作八出花紋佛坐蹟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蹟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

減二寸藥叉蹟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蹟長尺有八寸廣可六寸深可半寸其蹟上有窰塔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旃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旃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溼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軌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卻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旃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分王瞻波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波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旃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威鑿崖爲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較多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唄祇羅國彼俗謂羯朱唄祇羅國中印度境

羯朱唄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卑溼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淳敦尙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近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爲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旃伽河不遠有大高臺

疊輒石之所建也。基址廣峙，刻彫奇製。周臺方面，鑲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攷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溼，稼穡滋茂，般擻婆果，雖多頗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尙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實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竝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放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容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卑溼，稼穡時播，般擻婆果，那羅雜羅果，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曠暴，志存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於今，尙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胃，號拘摩羅。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國王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多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

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尙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視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因王化所以國風尙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邪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嗚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邊境然山川險阻瘴氣氛氲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咀吒國

東印度境

三摩咀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溼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衰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竝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峯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效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

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卽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問可知。自三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陸。土地卑溼。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衷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卑溼。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異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尙學藝。衷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實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銅鑠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義。或人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折裂。悲諸愚暗。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髮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於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是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非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義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博。

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詞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詞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竝是如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

東印度

境

烏茶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黠言詞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竝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竝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華蓋競修供養承露槃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符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僧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坦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離如明炬之縣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

東印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巒嶙土地墊溼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

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勇敢威雄鄰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爲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餒力獸反伽國南印度境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繁滋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鄰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詞旨風則頗與中印度殊異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羯餒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僿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尙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陲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橋薩羅國中印度境

橋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衰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利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滅萬人竝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唐

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爲通謁。時門者遂爲入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詞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其在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滿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底。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懷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髮。素挹風徽。久稀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詞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詞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穉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走。遂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覺。

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生若浮。視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僉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旣終。汝父亦喪。願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唐言黑峯。岌然特起。峯巖峭險。旣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爲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竝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惟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疏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色。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此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旣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竝變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回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尙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一層。惟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營建已。

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
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關反拒。以擯僧徒。自爾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
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而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潤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狂暴。語言
詞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亦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剗。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竝
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
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棄授。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
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爲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
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
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
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
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
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

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爲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詞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竝多習學大乘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亦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爲佛。建刹鑿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廣廡。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白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爲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閭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毘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徒之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詞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看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

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多天。於斯禮覲。尙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磤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逢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汝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祕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卽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咒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親觀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禱。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惟有六人。從入。論師願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恐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邪國。南印度境。

珠利邪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凶。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

城東南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人天。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義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唄咀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所居之處。惟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爲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爲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

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毘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竝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昔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卽達磨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旣知之。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命聞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聽獻。同類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又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瀉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熬黑。志性剛烈。衰正兼崇。不尚遊藝。惟善逐利。伽藍故基。實多餘址。存者旣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此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尙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

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所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邪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惟於盛夏。登高遠矚。其大蛇螫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此。既望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采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采既溼。尙未有香。木乾之後。修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邪山東。有布咀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鉞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諭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

卷十一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摩訶刺佉國

摩臘婆國

契吒國

阿難陀補羅國

瞿折羅國

擲枳陀國

信度國

鉢伐多國

狼揭羅國

臂多勢羅國

伐刺拏國

恭建那補羅國

跋祿羯咭昌葉反·婆國

阿吒釐國

伐臘毘國

蘇刺佉國

郎闍衍那國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

茂羅三部盧國

阿點婆翅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阿耆茶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華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

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尙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罌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采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遂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僞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蔽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達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親愛忘怒乃刺刃於腹中尙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尙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

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采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頰性情獷烈安忍鳩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恆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華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瞻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采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齋香華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偶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邪城中諸女竝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回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鬣鬣天馬乃騰驥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穉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

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回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嬌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爲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齋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惟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知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旣羅刹。食惟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侯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關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無其人。惟有駭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

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卽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利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利女。觀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利女。躡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惟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毘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邪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洒。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卽南印度。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兼備。國人推尊爲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爲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利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於茲土。金剛堅固。歷劫不壞。寶光遙燭。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卽古之僧伽羅國也。王

宮側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暉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奈兒。鎖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爲裝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楹。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各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爲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采。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國東南隅。有驢勒鄧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驗。迦經。舊曰楞伽經。誤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惟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而坐。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回照。水卽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

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卽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邪。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住。惟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感無所得。自達羅毘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尙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惟俊彥。其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華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

藍惟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侘國。南印度境。

摩訶刺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飲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利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惟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褒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大城內外。五窣堵波。竝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甃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鑿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爲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象。高

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縣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鑄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爲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咭昌葉反。斡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咭斡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疏。裘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回風颯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裘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坐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斡國。卽南羅之國。南印度境。

摩臘斡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華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詞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斡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裘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曠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恆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罽羅門邑。傍有陷阬。秋夏淫滯。彌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窰塔。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罽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罽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自言曰。吾爲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鑿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鑿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樓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爲之禮。遂設論座。告罽羅門。罽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罽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褒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罽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燒鑪鐵。令其坐上。罽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惟所去就。王令乘驢。遍告城邑。罽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罽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懷先聖。言聲未靜。地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輿販爲業。土地沙鹵。華果

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餘里。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毘國。卽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卽皆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堵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觀。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旣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尙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竝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毘

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侏國。四印度境。

蘇刺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毘國。土地鹹鹵。華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裘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典販爲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僊之所集住。從伐臘毘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四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毘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侏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利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侏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宏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華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溼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

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毘苦。鑿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鑰石。宜牛羊驢駝騾畜之屬。驢駝卑小。惟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諍。多誹謔。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髮。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耆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惟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稀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旣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尙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

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華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華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詞。學藝深博。褒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大乘教。卽是昔慎那弗咀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

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鳩鱗溼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溼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颯勁烈。宜牛羊驢駝驛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鑑。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宰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宰窳黎溼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

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裘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然。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廣。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鑰石。頗膩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麤氈之類。多善馬驢。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鄰境以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氈。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竝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懷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懷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增拂懷國。故拂懷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變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菽麥。少華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學藝。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竝塗灰外道也。

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僊人。爲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

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爲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荼國。西印度境。

阿耨荼國。周二千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華果少。草木疏。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詞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竝塗灰外道也。

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頭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日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竝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西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衰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竝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蓋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稀種。鄰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

卷十二

二十七國

漕矩吒國

安咀羅縛國

活國

阿利尼國

訖栗瑟摩國

咽摩咀羅國

淫薄健國

達摩悉鐵帝國

商彌國

烏鍛國

斫句迦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闕悉多國

耆健國

曷邏胡國

鉢利曷國

鉢鐸創那國

屈居勿反浪擎國

尸棄尼國

劫盤陀國

佉沙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巒嶂。嶺壑填塹。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疏。華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

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敏。未善。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竝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窳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但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禱。勸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獠山。徙居此國。南界。禱那咽羅山中。作威作福。爲兇爲暴。信求者。遂願。輕慢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鄰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齋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與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惟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效。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特薩儻那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尙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鑿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陞。皴傾。蹊徑盤迂。巖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翺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惟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呬羅縛國。

安呬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山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華果。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尙習學。惟修神祠。少信佛法。

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闕悉多國。

闕悉多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而且風寒。穀稼豐華。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華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毼。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蔥嶺。蔥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鐵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地多出葱。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耆健國。

耆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耆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州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觀貨選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耆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觀貨選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咀羅國。

呬摩咀羅國。觀貨選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迤邐。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見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劄那國。

鉢鐸劄那國。觀貨選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迤邐。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毼。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選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劄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觀貨選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

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毼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視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華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毼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衆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回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旣憂心卽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疹疾常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尙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回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衰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旣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惟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爲羅漢建也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縣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

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祕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疏華崇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觀貨選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觀貨選國語言別異多衣氍毹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凄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蔥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彩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鼉鼉龜鼈浮游乃鴛鴦鴻鴈駕鵝鸕鶿諸鳥大卵遺綴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惟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

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華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毼。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槃。瞿。咀。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卽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臚。今猶不壞。人狀羸瘠。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恆置香華。子孫奕世。以迄於今。以其先祖之出。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卽其宮中。建宰塔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爲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

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衰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竝盛行。莫不翫習。卽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鬘。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與兵動衆。伐咀叉始羅國。脇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恆長。故衆僧年別爲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連論反。攘舍羅。唐言福會。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瀉鹵。稼穡不滋。旣無林樹。惟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纒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乘駝數千。齎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揭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鐵國。

烏鐵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華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鸞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曠。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佞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毳。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籠從。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率

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親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華，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禪，惟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苾芻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愈乎？乃擊禪椎，其聲纒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與世邪？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爲謬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華果繁茂，出細氈毼，工織細氈，氈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匳，容貌羸鄙，文身緣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譌，頗存體勢，語言詞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毘髮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葡萄梨柰，其果寶繁，時風寒，人躁暴，俗惟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

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棋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宰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板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實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卽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漢那國凶奴謂之干邊諸胡謂之轄且印度謂之風丹舊曰于闐論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氈氍細氍工紡績絕絢又產白玉黠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尙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純絢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尙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竝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饒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毘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坦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遣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會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瞽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畋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詞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回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

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卽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塔，遂得興功。卽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毘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毘盧折那唐音通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溼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旣云大聖，爲我現形，旣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韃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韃椎，因卽誠信，弘揚佛教。識字譌。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餞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放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縣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與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雙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隨寓居屈支恆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寒山攷·夾紵·今稱脫沙·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巖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士俗曰本在迦溼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嘆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旣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溼彌羅國迦溼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溼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卽先王所施也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竝鼠壤墳也聞之士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用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

寇既臨而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攝，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華肴膳，亦既輪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放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尙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狀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詞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

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爾致詞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逼索。惟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野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采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養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河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回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悅。國之大臣。王旣回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盡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旗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縣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縣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蘗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媿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放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貼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憐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虛。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袞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自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盆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餽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盆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冒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媿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溼。難以履涉。蘊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所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

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湮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間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因知應物效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攜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羣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騫福林。風軌之所鼓舞。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迎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帙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爲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尙。羣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尙衆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奧旨。文多闕焉。知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數。始自炎漢。迄於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摠。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

闡茲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闕於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效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薰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囊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驪移灰管。達於印度。宣國風於殊俗。論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筵。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號摩訶邪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旣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難園。回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應騰。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歎。匪惟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采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邁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窣斯

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邪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輒。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邪之舊郊。踰葱嶺之危墜。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邑。謁帝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譽。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縉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詞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仰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黷。質甚則野。譌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法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縉素僉曰。滌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詞。

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詞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勸之筆削。況乎圓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薩。嬰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鷄雀之資。廟鴻鴻之末。爰命庸才。僣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尙書給筆札。而僣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詞。尙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回互。行次卽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鷺山徒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亶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齋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一二五五七)

國學基本叢書
大唐西域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玄 奘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本書校對者周藍侯
蔡仲宣)

一八七二上商

101580277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捌月貳拾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855413



6

籍